



绿色成都

□梁凌

成都归来，久久不能忘记的，是那儿的绿。

那儿的绿，是立体的、长脚的，从地面到墙体，又向着更高处——屋顶上攀援。印象中，成都多少有多少屋顶，就有多少个屋顶花园。屋顶漂亮，青瓦或者红瓦，檐角高高翘起，有的还开了天窗，或者搭了让植物攀爬的架子。绿，就在这些青瓦、红瓦和架子上流淌，流到墙边，“滴滴答答”地落下来，挂起一幅幅生态帘幕。多少次，我站在大街小巷，不停地向空中翘首，仰望这些绿。

成都气候湿润，这些屋顶的花，长得郁郁葱葱，以藤类居多，如爬山虎、迎春花等，也有很高大的榕树、红月季。我好奇，不知道这些花得多少水浇，屋顶上可有水管？同行的姐妹说，人家有天水，不用人浇。好像是，我们在成都的几天，常常是说来由地，就哗啦啦下一场雨。在杜甫草堂，在武侯祠，我们都遇上落雨，十来分钟，云脚移走，雨就停了。有雨水浇灌，植物在屋顶上也不愁长不成茂盛一片。

但是，在屋顶上种花，是不是需要很多土？我们在一条巷子里吃燃面

时，这个疑问总算得解。燃面馆边上有一个大院子，院墙很低，院墙边上有有一排宽的水泥池，里面填上土，种了吊兰、仙人掌等，草也长得皮实，显然没人打理，鸟儿丢下或风吹来一粒种子，随随便便就能长出一撮绿来。屋顶上，也应该是这样的水泥池，可见，成都人盖房的时候，就想到要种花草。

看来，在这个休闲之都，人们除了爱打麻将、泡茶馆，还爱养花。他们养花，除了屋顶，还有阳台。阳台上种花，原没什么奇怪，奇怪的是，他们在阳台上种树！

那天，我去一个小区找人。那家人住在一楼，一楼高出小区地面三四米，有一个大阳台。阳台上种了许许多多植物，除了一人高的凤尾竹、苏铁，还有一株高大的榕树！那榕树的干有水桶粗，枝上垂着密密麻麻的根，我当时看呆了，惊叫道：“榕树！啊，榕树！”我真不敢相信，阳台上能种这样的大树！

其实，一进这个小区，我就生出了无数个惊叹号。毫不夸张地说，我走过许多城市，却从来没见过这么绿的小区！到处是高大的榕树，墨绿色

的冠，树干粗壮，要几人合抱。树下是绿油油的草坪、成片的楠竹、高大的棕榈树，石头上爬满了青苔，池塘里铺满绿萍，还有田田荷叶……我总感觉这不像是居民小区，倒像走进了植物园。不是小区里种了树，而是植物园里零零落落盖了几幢楼！小区的楼间距实在是太大，树又太多，遮天蔽日，我们找人，像走进了大观园，在树丛中穿梭，就是找不到那幢楼。

成都一样有摩天大楼，但成都却不让人压抑。它的楼上，洒着绿，立交桥边沿上，也垂着绿，淡绿色的府南河穿城而过，四处望望，都带来绿色的好心情。

成都一样有川流不息的人，但这些人，都在绿雾中行走，在润泽的空气里行走，不嘈杂。伫立在路边，我恍惚觉得，成都，就是一个放大的盆景。我平生不喜欢大都市，害怕那分压抑和嘈杂，成都，却毫无此感，想来想去，是因为它的绿。

原来，我们害怕的，只是在钢筋丛林里那干巴巴的马路，那灰白的天空。而成都，不是这样子的，它大方而秀气，古朴而时尚，像一曲回旋的绿色乐章，遇到了，就再也忘不掉！



闲雅入夏

□李三卫

是什么时候，大自然让我们窥见了身在夏天的秘密？

是那叶子已经墨绿油亮的树吧！春已老，连那被风翻转摇曳的树叶也不再如初诞生时嫩黄的稚气，款款列于枝头，矜矜地迎风浅笑，是的，它已成熟，已深沉练达如同这凝重起来的绿色。告别那孕育成长的春，带着风情在身的骄傲，它们走入了夏天的领地。

是那日渐热烈日渐暖昧的阳光吧！春日迟迟，总是有些迟钝地不敢尽情挥洒，入夏的太阳则不然，它懂得行使光热之使者的权力，才上蓝天，便是淋漓宣泄，然后带着一脸坏笑，看受不住热的人们脱下春装，换上轻衫短袖，这才娇慵地罢手，相安无事。

是那些落花成冢杳然不在的春光吧！长恨春归无觅处，不经意间的疏忽，缤纷花朵就离开枝头，落入了黄土，化作春泥更护花，开始了另一场奉献与等待。走在公园里残瓣依依的牡丹花丛中，这才发现，对那个叫春天的季节，现在只有怀念的份儿了。

也许只是一声莺鸣，一丛芭蕉，一阵突然袭来的困慵？

杨万里诗云：“梅子留酸软齿牙，芭蕉分绿与窗纱。日长睡起无情思，闲看儿童捉柳花。”春花结实，酸梅在枝，芭蕉凝碧，已到了分赠颜色的时候。对了，还有一种最浓重的感受——困，慵慵睡起，情思困倦不知所属，只是痴眼着那儿童在捉柳花……

这就是入夏情景，从头到脚透着闲雅的风情。

它可不像由冬入春时，冰河解冻万物复苏姹紫嫣红一下子就排山倒海地来了，不论怎样替其文饰风雅，终是让人感到了那少不更事的急躁。但是，入夏而未深，不至于变成仲夏时烈日炎炎热得让人喘不过气来，它的热很节制。这有点儿像一个风雅的书生，他当然不会有少不更事的急躁，也不会脾气暴躁个性逼人。他应该是文质彬彬的，云淡风轻的，就像这入夏时节，不瘟不火，不过不失——刚刚好。

间隙处，难得清静。

入夏时节，正是春与夏的间隙。一边是春天百花齐放争奇斗艳，一边是夏日炎热与人们忍耐力的较量，都忙得热火朝天。倒是这时的人们，有的是清闲时光好消磨。于是，你可以仰头看天，俯首望水，莺声燕语里，早早地携了困乏入睡，让无所属的情思在明丽的梦境中，如那杨花柳絮一样越飞越远……

“流光容易把人抛，红了樱桃，绿了芭蕉。”别辜负了这难得的韶光，等到随风而逝才去怅恨叹息吧！趁着这机会，可约三五友人，郊外踏青，林下漫步，临水垂钓，多年的情谊自能在一颦一笑间散溢肺腑。彼此照心处，夫复何求呢！

这闲雅从容的入夏时节，又怎一个妙字了得！

辣

□雪小禅

五味之中，我格外钟情辣。

酸藏小嫉妒，甜有小缠绵，苦有舌尖的微涩，咸则是大众的……只有辣，是分外纠缠的小情人，她俏，她野性，明明是怕她，明明是不敢惹她，可贪的就是那一口，吞下去，真辣心呀，之后，是百转回肠的动荡，心里纠结着，疼着，辣着。

总不长记性，还要再吃，点米线时，一定说，要超超辣的。那是最辣的一款。吃夫妻肺片，也嚷着，多放辣椒。而麻辣香锅，不放上半盆辣椒，那喜吃辣的女子，一定竖了柳叶眉嚷不够辣。当然还有毛血旺，这名字就辣劲十足……

过瘾。

瘾这东西，总是难戒的。

味蕾的记忆是最牢固的——到死，也会记得小时候吃的那碗面片汤，放了细碎的葱花和小香菜，还有西红柿和牛肉丁，母亲亲手做的面片……何况有关辣的记忆？辣有一种最原始的

冲动，如莽撞少年。吃辣的人脾气不好，但骨子里是古道热肠。辣还有横行霸道和横冲直撞的脾气，根本不由分说，一口下去，要了命了。

在成都、重庆、湖南、湖北，简直无辣不成菜。据说最辣的辣椒产在越南，闻一下就丧胆。还有比较辣的，在作家汪曾祺先生笔下，出自昆明，只需吊在锅里涮一下，得，便辣得江湖泛滥，整个饭桌上的人全去找手纸。

我喜欢辣这种脾气，敢爱敢恨，绝不拖泥带水。爱就天翻地覆，恨就立地成佛，想想就过瘾。上了瘾的东西能戒吗？据说毛泽东主席一天不吃辣就味同嚼蜡，我周围亦有女子嚷着不吃辣椒会觉得人生了无趣味。她家里摆着各种辣酱——溜七八罐，“老干爹”、“老干妈”算是小儿科，连海天超辣黄豆酱也不放过，比纵情声色或沉醉爱河都要过分。她扬言：吃辣，似与最喜欢的男子缠绵。如此

好色，如此好辣，真活得洒脱也。

辣是浓烈的，绝非稀薄的爱情。刀架在脖子上还笑傲江湖，不绮丽，不清寂，也不落寞，始终是滚烫的，要的就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。用辣的味道来形容爱情，尽管吞下去是疼的，可是，谁不希望遇到这样一次辣辣的爱情呢？虽然疼了，辣了，可是，真心如此呀。

犹记少年时，可真迷恋辣。

我喜欢在馒头上涂上很厚的辣酱，也喜欢吃水煮鱼上面那层辣椒，还喜欢吃涮羊肉时单独叫一碗炸辣椒，香油炸的，真香，油上漂着一层金黄的辣椒，我每次都要吃掉那一小碗。有一次和一个女友去成都，我们天天吃辣，到最后，她眼神凄迷地说：我觉得我胃里每天都发烫，可是，我又不忍心不吃……

越吃越馋。因为开胃，因为辣得纠缠，总觉得没有吃饱。习惯吃辣的人，再吃所有的东西都会觉寡味。那个寡字，才是寂寞爬上了心头，一切都索然无味——章含之之说，你爱过大海，还会爱上小溪吗？我说，你吃完了如此浩浩荡荡辣得要人命的菜，还会去尝试一些寡味的菜吗？

辣是一种纵容的态度，书上说，喜欢辣的人都特别任性。

那就任性一点吧——人生这么短，再不任性就来不及了。

辣，就辣到放纵的程度吧，就像爱，尽情地来吧，来吧！

